

周  
易  
訂  
疑

周易訂疑卷之三

崇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  
為比元謂有君長之道未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云：至末。或問此卦大抵占得  
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

一人為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陳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訂疑言與人相比之道。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

之占。繞言之也。元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又曰原筮元永貞為比于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訂疑蒙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云原筮者尋常事一筮可決從違。至非常之事而筮之。雖筮得吉亨之占。猶不敢自信。必再筮以自審。故禹承舜禪。舜志先定。昆命元龜而吉。而禹猶欲枚卜功臣。明太祖之卜筮伽藍也。至于再。至于三。而後決也。蓋非常之事。必當再三詳審。不可一遇吉卜。輒妄意事之。幸成也。南崩將叛。筮得黃裳元吉。不知自審。自信元吉而不免于敗。

○或問原訓再何也○曰文王世子篇○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月令禁原蠶○漢惠帝作高祖原廟○皆再之義也○  
蒙引有元而不永者○如唐玄宗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  
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欲○以稔无涯之禍○此是元善  
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仁  
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  
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  
所遷惑○則是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皆未免有咎也○  
訂疑君子成人之美○春秋為賢者諱○如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

下之賢君也。苛求之則三代以下无全人。皆吾輩筆舌之過也。  
○本義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  
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從程傳意，是以不寧方來者，  
為後夫也。既悖彖傳，亦于本文不順。當依彖傳為是。

彖曰比吉也

本義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  
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晁氏曰：王昭素  
謂多此也字。

訂疑比吉兩字不必衍。以彖傳不復舉吉字。朱子又謂也字羨。

王昭素謂多此也字當亦以此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蒙引下順從實兼上下象陰此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舉衆之辭○梁山來氏曰輔者比之義下順從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

訂疑下順從只申比輔之義不必指卦體也○下文上下應也○方是○指○卦○體○杜○光○本○曰○彖○傳○此○兩○節○當○依○朱○子○小○註○不○當○依○本○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

也

程傳彖言元未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訂疑兼正字是彖傳不言正省文。○梁山來氏曰剛中則私意无容留所以為元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註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零例少者多之可貴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雲峯胡氏曰。九應字多謂上下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上下應五。陰皆當應也。

訂疑上下應也。上即上六也。胡氏又謂後夫以上一陰而言。與上下應不合。愚謂易不可為典要。如訟既以下險內險已險而成訟。則九二正險之主也。而中吉之辭。彖傳以剛來得中釋之。又指九二比卦以大一統之義言之。曰上下應以民仰君之義言之。曰下順從以上一爻獨外王化言之。曰後夫一爻而取數。

義又何妨乎

疏其道窮此謂上六也。揚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梁山來氏曰：理勢窮蹙无所歸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

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也。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本義：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訂疑見彖辭本義。若欲比

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是餘意是占法

歐陽公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  
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  
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  
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梁山來氏曰。建公侯伯子男之國。上而巡狩下而述職聘朝往  
來以親諸侯。諸侯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則視天下猶一家。視萬  
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訂疑此串作一事說  
易筴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脉絡通。訂疑此分說與疏同

杜光本曰。自秦以後。罷封建為郡縣。柳子厚謂其情私。而其制公。視李斯之議。更為正大。然王者全恩防變。則封建又不得不行。惟遵虞制。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則封建仍然。郡縣斯无弊也。賈傳策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或郡縣與封建並行。然制不盡。一旦難使兩者相安。非良法也。蓋時勢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者也。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

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

訂疑傳全用註意但註以來作方來之來此作來致之來不如

本義來字連終字讀只當間字其云比之始必有孚誠意圖而

語滯蓋比之道以信相終始如程傳之云其○察○程○云○云似乎始貴于信而終

可以弗信者本義亦有此病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云：訂疑意同程傳而盈缶只作充實

不取質素意來字不作有力者則勝傳也

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于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

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訂疑亦與本義同

訂疑他吉者意外之慶也。凡人之相比必有一事相托。他吉者。本事无咎。不足言矣。而又有他吉也。

蒙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日積之。以至于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至于盈缶。則不但无咎。又有他吉也。終來有他吉。語錄說將來似顯比云。不可曉。此卦六爻无漸進居尊之意。不可用。

訂疑以上諸說。俱汎言比道。舉業家皆就臣道言。非也。泛言之。而臣道在其中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訂疑此直舉爻辭耳。以爻意已明，不必更釋也。學者每就所加一二間字，另生意見，殊為不必。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處乎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

訂疑說自內太着力，急迫无味，不如本義和緩從容。本義柔順中正云云。○隆山李氏曰：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

雲峯胡氏曰：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

外内外卦之分見于此。訂疑本義。李氏胡氏平正皆勝程傳。姚承庵曰。自內之所有者比之。正所謂達不變塞者也。訂疑不變塞之意。只宜在貞字內。若此爻云自內所有者比之。則六四爻如何說。本義自內比外。猶云用下敬上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程傳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

訂疑守已待求之說。與爻辭全不切。比之自內。那有此話說。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訂疑不自失。釋貞字意。象傳引爻辭上句。而所釋乃在下句者。



此類極多。學者不知此例。以不自失解比之自內。不亦謬乎。  
六三比之匪人。

註自四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々。三山劉氏曰。秉承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張雨若曰。匪人何世无之。顧吾比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家。蘇氏了心曰。以无德之人。而入不善之黨。梁山來氏曰。二之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演身心德業安賴哉。訂疑身以利害言。心以邪正言。德謂得諸

心者。業謂成于事者。四字盡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疏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

訂疑以上下釋內外字是也。但專以在外體為外比、則疎矣。蓋

四固外體而五又在四之外、故云外比。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正而吉也。訂疑

此勉之辭。

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

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云：訂疑全包括程子刺：不休。朱子以四語穩括之。

王氏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訂疑比之自內、內指二、外比之、外指五。其句法原不同。王氏看作一例、非也。六二在下而比上、畎畝不忘君者、六四近君在朝。

之臣。夙夜在公者也。

彥陵張氏曰。自外卦而比于五。致身以比明主。更无内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得比道之正矣。何吉如之。訂疑此從外字立意。人多從之。然比之自内。内字說不通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洪氏大法曰。賢以德言。上以位言。見四之比五。匪直賢。亦以貴。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

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誰不親比于上，若迺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畫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訂疑于取象之義未明。○傳凡一篇，而其間段落不相屬，愚竊以分之。否則難通之中，益難通矣。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

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腹。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也。邑人不誠。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恐王都侯國不可曰邑。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于居邑。如是則吉也。朱子曰。此段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訂疑程子以爻辭取象。只王用三驅失前禽二句而止。邑人不誠句。又接顯比說也。易辭无此例。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

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  
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  
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  
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  
以求人之比已也、于鄉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  
之義也、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云上至末。

訂疑小註朱子有二說、一說私屬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  
一說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前一說是私屬比已、後

一說。是天下之人比已。後說不切邑人。總之與本義不合。本義只當以本義為正就田獵言。上下相蒙為一意。

進齋徐氏曰。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之四陰。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雲峯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嗾怨失之。上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訂疑王者順取而逆不違如湯祝網只可行于湖基之始若一宜之後二然則為害大矣豈王者所宜程敬承曰。上文在五前故。又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



後夫訂疑巧

訂疑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率其妻子孫來朝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誠曰途中密觀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此私屬不喻上意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程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此以向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訂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原指田獵言。比道只影在外。豈得夾雜其中。

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蒙引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誠皆在其中矣。故本義以為一象。味亦喻上意不相警備字義。見得亦是就田獵說。雲峯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

梁山來氏曰。人中正則不貪得。邑人不誠者。以王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由上有以使之也。

訂疑四時之田以講武事習戰陳也獲禽者與得敵者同賞失禽者與縱敵者同罪糾武夫執不以失禽為誠哉今云邑人不誠蓋頸比者治天下之中道也舍逆取順者田獵之中道也王者得中邑人亦喻上意不求必得而合田獵之中者由上使之也又按此爻只言王道不言征伐說者多就征伐上說非矣上六比之无首凶

註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

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其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此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訂疑本子夏傳見後訂疑傳以首作始、因其終之凶、追咎其始比之不善也。泛言比人之道也。此傳只合于象傳中用之。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云。

訂疑此以首作元首、責其无君德也。視程傳平正可從。厚齋馮氏曰、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人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成姤艮責既未濟之象可

見訂疑看首字與本義同

雲峯胡氏曰。王弼曰。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唯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印本義之說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无首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于夏傳无誠于附道窮而比。我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矣。

疏既不能為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程傳相比有首。猶或終遠。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訂疑以上泛言比道

楚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尊、為頤比之主、五陰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于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于比者、故无首凶、

訂疑以比五言、○疏傳泛言比道、丘氏以比君言、而皆以首作始、于易之義例不合、蓋初六既作比、始不宜、又以上六為始也、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云、○雲峯胡氏曰、陰柔居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勢不能以有終、

訂疑本義末句无首則无終矣、似又用疏傳之說、以首作始者、

故雲峯胡氏云大有功于本義也。

又按卦取人來比我。大象九五上六取君往比人。初三泛言比道。二四以比君言。

三三 巽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乾下巽上。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訂疑于大畜說不去矣。為巽所畜。故為畜也。先釋畜字之義。以止言。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以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以二體釋小畜之義。

以止言本義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本此

又四以一陰得位

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

以六四一陰畜眾陽釋小畜之義以止言亦陰陽相說而為所

繫畜之意與彖傳同

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是一意所

畜之事小另一意

以陰故也

此畜聚之義絕不成文理

彖傳以

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此一段宜釋

彖傳釋卦名義節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

只是所畜者大

訂疑言畜得甚

小畜只是所畜者小

畜得不甚



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必指定一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亦止之義。不論當畜與否。或問有說此卦為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繫。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云小畜。訂疑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即本義上巽下乾。以陰畜陽。故為小畜之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爻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爻中亦无取此。

者不可泥定一事說。此即程子答或問之意而申解之。南軒張氏亦如此說。

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于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成，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訂疑亦畜止之愈，此說甚曉暢。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訂疑：此卦名正義也。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此象傳外意。朱子

偶就卦體卦名中看出此意故並及之。以為陽猶有可享之理。而非名卦之本旨也。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此本彖傳意。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小人吉。訂疑此亦本義。陰畜陽。能繁而不能固。以見陽猶有可享之理。又按朱于此段首以小畜對大畜看。大畜之名。是取後天之易。艮為少男。故為陽卦。為

大畜似後天之易在伏羲時已有了。詳本例。

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

○程子曰西郊陰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

訂疑陰陽倡和之說論雲雨之常理耳在此處全用不着在他處則貴以陽倡陰和正陽先陰後之分在此卦則以雨不雨象

畜之極不極。即陽倡陰和。陰陽和而成雨。亦是畜極而成。既雨既處耳。乃叨于此。致辯何哉。且畜聚之說。亦不當用上。既以畜止為義。如何。又雜以畜聚至當歸一精一无二。豈聖人繫辭。即為兩端之說。任後人之那移遷就哉。言畜止。又言畜聚。必如彖傳。大象傳。各從所見起義。而不相混。然後可也。

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美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

蒙引本義文王演易于美里數句。須當輕看。若拘向文王說。則

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而  
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  
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蓋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  
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及  
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蓋為夬之時也。訂疑以畜未  
極指陰施未行指我。

訂疑蒙引本沙隨程氏。及胡氏旦之說。而以畜未極為大難。方  
來未到畜極而通之時也。愚謂畜極有兩等。蓋小畜之極。則為  
畜極而成陰德積滿。既兩既處。而君子不可以有行矣。大畜之

極○則○為○畜○極○而○通○豁○達○无○碍○何○天○之○衢○道○大○行○矣○今○小○畜○之○卦○  
畜○未○極○故○猶○可○不○處○而○亨○施○未○行○故○不○能○何○天○之○衢○豁○達○无○礙○  
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五○兩○言○之○皆○无○雨○之○  
占○也○其○在○取○義○則○皆○不○能○有○為○之○象○耳○

西○郊○既○指○岐○周○乃○曰○陰○方○是○文○王○以○陰○物○自○為○也○誠○如○蒙○引○所○  
駁○矣○愚○謂○國○外○三○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凡○國○皆○有○四○郊○禮○  
記○四○郊○多○壘○是○也○自○周○而○言○國○丘○在○南○郊○方○澤○在○北○郊○書○曰○命○  
畢○公○保○蘆○東○郊○既○有○南○郊○北○郊○東○郊○其○有○西○郊○明○矣○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蓋周公在周言周也。如謂文王在羗里指岐周為西郊。按一統志。羗里在今彰德府湯陰縣。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相去凡二千餘里。文王在羗里。何以知其雲自我岐周來哉。卦辭為周公所繫而非文王。于此可見。余有辨詳下繫。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

訂疑卦下程傳卦辭下本義皆無以巽畜乾。彖傳唯以六四一爻言精確。



梁山來氏曰得位者八卦正位巽在四也

彥陵張氏曰柔得位不作得權用事者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巽最能惑人上下應者為柔所惑而受其繫也○又曰以一陰畜五陽君子可謂衆矣衆君子中豈无一人見幾明決何以皆甘心為之應應之一字正罪衆君子之辭也

弘人氏曰剛暴之小人以勢焰相迫絕之易柔媚之小人以情意相縻絕之難以六居四得其本位善用其媚能使君子不悟其為小人而應之如美疾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于籠絡之中故曰應也

程傳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萃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蒙引內健則有不畜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君子之勢。猶可以有為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用事當事任也。○洪氏大法曰。乃者。難辭。言有此數善。乃可以得亨。不然。未必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註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為雨也。夫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熟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訂疑其氣猶上進。氣謂陽氣。

中溪張氏曰。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苑以純未行者。指陰言。與爻引諸家不同。似亦直此。未行者。指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疏。凡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若他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履。卦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之類。皆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所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遠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訂疑宜有闕文。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皆倣此。

程傳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材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訂疑此借畜止之畜為畜聚之畜也。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朱子曰。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些這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訂疑合程傳本義與朱子或問熟玩之。大象之義明且備矣。

蒙引此君子不可自定為小畜之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訂疑天下君子自是有幾樣。有指聖人而言之君子。如自強不息是也。有成德之君子。如非禮弗履是也。下請九天子而下之有仁者。子君子以經綸是也。有一行一善之君子。懿文德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如蒙引所云天下底君子只是一樣。六十四卦不過隨象而取其行矣。非是卦不一象。天地間自不是一樣人。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訂疑程傳本義皆訓復為進、愚謂復者反也。復卦以陽既往而復反故名復。復无訓進者，小畜三陽上為六四所畜，故自止而不進。復反于下耳。諸儒皆訓進復，天下有小人得位而畜君子，君子能以正道進而无咎者哉。是君子與小人可同朝而仕矣。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訂疑同初九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訂疑初九剛正九二剛中其德同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云云至末

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于四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之與比也溺于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于一時之忿進退胥失矣此君子不可失身于小人之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云。至末。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訂疑此爻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象傳專言上合志者。同體也。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小人。何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若以上下相承說。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止。說得六十四件事。透何以冒天下之道乎。故上下各自取義。不必相蒙。易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異體三爻。同力畜乾云。至末。

象曰有孚寧如不獨富也

程傳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訂疑此處解富以其鄰似說得去至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如何說昔有小友與先生講孟子秋省斂而助不給謂秋之取民斂從其薄而又且助其不給先生笑曰如子說本句亦好但春省耕句如何講亦此類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傳大畜之六故極而散小畜之小故極而成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

訂疑詩谷風集註曰陰陽和而雨澤生夫婦和而家道成果如  
陰陽和而雨何遂不好睽上九不以遇雨釋羣疑乎鼎九三不  
以方雨虧悔乎但行者忌雨則泥淖而不可行矣故曰既雨既  
處處不行也諺曰風送客雨留人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  
久雨則畜極而成故曰既處君子征凶或曰尚德載誰尚之  
曰陽尚之陽何為乎尚之曰卦唯一陰少者多之所貴也又居  
得正位又其性巽入故諸陽喜其溫柔惠秀而咸樂與之遊至  
于五陽皆應則日墮其術中而不自覺矣即如明皇之于貴妃  
始之寵之无所不至豈料其後一日殺其三子以釀漁陽之變

哉。

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訂疑積之一字有力，言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于馴致而然也。

三三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以兌遇乾云云。至末○朱子曰：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腳跡相似。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藉為踐訂疑本疏六三履九二之說  
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本義傳說而應乎乾及三四爻  
辭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

蒙引大凡臣事剛君及僚友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  
皆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虎尾也○恭義  
曰虎噬人者也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噬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  
之踐履卑孫何往而不亨乎行乎強暴則強暴服行乎蠻貊則  
蠻貊化行乎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說  
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

道也。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護之  
无患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註凡彖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  
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疏卦以六三  
為主，三以陰柔履踐九二之剛履危者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  
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蒙引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非指六三也。六三一

爻亦說得卦體。如剛中正履帝位。只九五一爻。亦謂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為履剛。則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獨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訂疑自朱子以後。皆謂兌為至柔。按八卦之中。坤卦三畫皆耦。不尤為至柔乎。且履與小畜為反對。小畜彖傳柔得位。指六四。則履之柔。非指六三。而何又卦。隹六三一陰。則柔為六三。明矣。

註疏皆指六三本義獨從程傳指兌三爻似非彖傳本意又於  
伏義義便足表章注疏折服程未說前後確証皆平八卦圓圖兌在左方大陽之卦也震雖一陽之卦兌二陽  
之卦乾三陽之卦如依本義所云是後天兌三索而得女故為  
少女故以兌為至柔則伏羲名卦已用後天之易矣必柔指六  
三一爻而言始无後天之嫌又通考一陰之卦不獨履小畜為  
然姤曰柔遇剛也柔指初六未嘗指巽也夬曰剛決柔也柔乘  
五剛也柔指上六未嘗指兌也同人柔得位得中指六二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指六五皆未有以為通指三畫之卦者何獨于  
履而不然又履剛本義以為有所躡而進之義愚謂躡固履也



踐○獨○非○履○乎○况○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以○九○居○五○為○履○義○則○六○三○者○上○躡○乾○三○剛○下○踐○初○二○兩○剛○皆○為○履○義○又○何○不○可○或○曰○履○虎○尾○非○謂○以○兌○躡○乾○之○後○乎○曰○履○虎○尾○只○取○危○象○耳○書○曰○若○履○虎○尾○何○嘗○取○躡○乾○後○哉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訂疑名卦繫辭各自取義卦自取一柔履五剛辭自取兌說應乾剛不可相泥如夬彖傳既取剛夬柔釋卦名又取卦德以贊之六十四卦多如此

平庵項氏曰莊周曰虎媯養己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

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

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為主而衆爻應之。

紫引本義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兼當作連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作彖辭者也。  
訂疑世本多作卦辭傳寫之訛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于

此專指九五。一爻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

蒙引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李表一曰。此于上文

无干不必拘。牽合。

訂疑此以卦體而贊履道之大。與姤彖傳同。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云。至末。○程明道曰。古者冠昏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分明。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各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

詐讓者人以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訂疑程傳大畧本明道之說而推及于德位之相稱。是深一層意。窮意象傳本意。只是禮達而分定耳。象傳本義止程傳備矣。一句其傳曰以下乃成矩附錄者詳坤六二文言。

厚齋馮氏曰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同聲者皆通。則履之為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蒙引辯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大夫而請繁纓者。无有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无有也。以軍門而僭稱公者。无有也。庶

人而帝服。倡優而后飾者。无有也。

訂疑卦名卦辭之履。取踐躡之義。三四爻同。餘爻取歷履之義。大象借為禮制之義。

初九素履往无咎

註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訂疑以制行。言程傳夫人不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訂疑以士人出處言。即達不變塞意。近

皆從之索引亦然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云○訂疑玩以陽在下句○是以士之安貧樂道者言○本象傳獨行頌也○

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于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訂疑與本義同○

訂疑象傳云獨行頌也○即不得志獨行其道之意○晉之初六象傳亦云獨行正也○本義吳氏之說○蓋有據矣○若以仕進說○非此進于初以无應而為幽人○初之无應與九二同而位又在二下○何

言○已○進○之○人○乎○愚○又○按○初○為○履○之○始○上○為○履○之○終○此○二○爻○當○  
泛○言○制○行○之○道○出○處○常○變○皆○在○其○中○不○宜○以○出○處○言○也○素○履○即○  
中○庸○素○位○而○行○之○意○此○道○可○該○聖○賢○一○生○行○事○至○上○九○則○要○其○  
終○而○言○之○也○象○傳○獨○行○願○也○竊○恐○是○孔○子○之○意○耳○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云云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至末○  
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  
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貞外物不亂故吉

訂疑程傳本義徐氏皆看得坦字重了愚謂坦亦猶言衍衍和樂意坦亦坦蕩之意耳飛航講意云坦是九二剛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居易以俟命无入不自得者也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訂疑中謂中心是蒙引以德言非

訂疑中不自亂與獨行類相似但獨行類則獨見得是一家沮之而不顧一國沮之而不顧天下沮之而不顧中不自亂則獨見得非一家強之而不為一國強之而不為天下強之而不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王氏畧例九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為兌之主以應于乾成卦之體在此一爻故彖取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止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噬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吉也九五夬履云云履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三居陽則見噬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六三

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自以為能有為于天下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註：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云。

象引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

此吉凶之所以異。

飛航講意三四不中正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知懼之心彼霍氏之禍萌于驟乘條侯之釁開于取筋失愬之義矣。

壯光本曰王註以履虎尾愬為句終吉為句程傳本義以履虎尾為句愬終吉為句傳義據象傳而理較長。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

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斷，勢足以崇，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况剛明不足者乎。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云上○蒙引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此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安。

訂疑彖傳統論一卦之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養履道之

大○就○好○邊○說○乃○是○卦○辭○外○意○非○本○旨○也○九○五○一○爻○不○足○全○體○夫○履○就○不○好○邊○說○便○不○取○剛○中○正○履○帝○位○之○義○矣○說○而○應○乎○乾○本○以○釋○履○虎○尾○不○啞○人○之○意○就○卦○之○全○體○言○九○五○下○應○九○二○則○為○无○應○又○取○不○得○下○以○兌○說○應○之○上○義○矣○故○象○傳○但○曰○位○正○當○而○不○取○兌○應○之○義○程○傳○只○云○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云○上○不○取○中○正○兌○應○之○義○是○矣○本○義○未○免○為○蛇○足○世○安○有○剛○中○正○履○帝○位○而○猶○夫○履○者○乎○鄭○申○甫○曰○五○剛○中○正○彖○曰○不○疚○而○又○厲○之○何○也○訂○疑○曰○孔子○見○爻○辭○如○此○未○盡○其○蘊○故○于○彖○傳○特○發○一○義○云○上○乃○孔○子○之○易○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于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註禍福之祥生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程傳上處履之終。于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疵善之至也。是以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云云。○雲峯胡氏曰。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訂疑太深。恐无全人。

蒙引只據履之終而言考者。稽卜未來也。祥字無休咎意。

訂疑上九對初九爻看。初為履之始。故示以制行之法。曰素履往无咎。上為履之終。故卒言要終之事。正省其平生之素履也。杜光本曰。註傳本義及雲峯虛齋。俱以祥兼禍福言。

鄭申甫曰。本義以履終論祥。然則未終不用考乎。考无時而可忽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

上當考而初未用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密故得其旋到終而後考。便自无及。

訂疑鄭氏之說。雖非爻辭本義。然教人自始至終。隨事省察。深

有功于學者。

飛航講意視履兼省之心術考之行事二義。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

為大。

訂疑大有慶即是元吉。本義以元吉作人事盡善大有慶作效



驗○非○胡○氏○亦○然○象○傳○重○在○上○二○字○上○之○為○言○終○也○言○履○之○終○而○元○吉○可○謂○有○始○有○終○而○大○有○慶○也○

三三  
坤乾  
上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于○外○也○來○來○居○于○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上○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亨○也○

陸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時。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也。

本義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云。至末。

雙湖胡氏曰。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文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唯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為占。文王觀象而繫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非揲著求卦之義也。

蒙引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者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

上取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建安丘氏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訂疑消長亦然。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家引天地交而萬物通。此正以陰陽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者言也。內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淑慝而言也。  
陰陽健順皆以不能相无者明。一健順不主造化言而訂疑坤初爻本義云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

之○而○无○所○偏○主○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皆○以○不  
能○相○无○者○明○之○也○健○順○配○剛○柔○仁○義○順○亦○美○德○也○不○宜○作○惡○類  
言○愚○按○丘○氏○以○陰○陽○屬○氣○健○順○屬○德○氣○以○造○化○言○德○以○人○性  
情○言○也○又○按○剛○柔○陰○陽○或○有○淑○慝○之○分○至○于○健○順○並○則○未○有○以  
淑○慝○分○之○者○也○故○在○泰○則○健○順○皆○君○子○之○美○德○而○內○健○外○順○又  
所○謂○剛○而○能○柔○得○體○用○之○宜○者○也○若○否○則○云○內○柔○而○外○剛○不○云  
內○順○而○外○健○者○蓋○內○柔○而○外○剛○乃○色○厲○而○內○荏○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之○人○也○乃○小○人○之○道○也○彖○傳○用○字○精○矣○蒙○引○曰○內○陽○而

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又曰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之卦德也愚謂蒙引後說却是足以見健順之不主造化言而亦不可以救應分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疏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訂疑三公三孤皆有燮理弘化之責豈不是裁成輔相故曰君相造命其曰后者特以人主配天地而為三才爾莫泥此而謂

大臣无輔相財成之責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朱子曰。裁成是截。做  
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儻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  
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字。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  
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  
贊補其不及。如天氣流行。籠統相續。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  
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  
訂疑四方不如九州。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

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傳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云云至末

彙引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

訂疑本義引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從程傳也以拔茅茹為一小讀至以其彙為一句彙引以拔茅為讀茹以其彙為讀蓋

本象傳而云也。不知象傳本全舉爻辭故舉上下各兩字而包其中之數字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亦舉首尾兩句而包其中數句也。

梁山來氏曰：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

杜光本曰：當作時方泰。

則群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

欲進同也。

故取茅茹象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訂疑上卦為外。

○蒙引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哉。所謂志在外也。



訂疑或曰君子不願乎其外而泰之初九志在外何也曰大人之學明德新民合下便如此當家修之時則志尚仁義當學優之時則志在君民皆吾分內事也若俗儒之學却是要干祿其起初念頭便差故泰之初九渙之六三與咸之初六志在外同而公私自別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曰若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元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馮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徇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

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云：至末。○雲峯胡氏曰。若包

荒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遐遺、而或自私于吾之黨與、則易至徇情、非輕重不偏之中也、唯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也、合乎中矣、本義而字當細玩。

蒙引程傳最明白句：可玩包荒雖與馮河相對、不遐遺雖與朋七相對、其實四事各有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乃為中行也。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訂疑程傳分四事、各自有中、本義合二事、以見中、胡氏從本義、蒙引從程傳、愚謂包荒馮河一剛一柔、合而為中、猶可也、若不

遐遺與朋亡已各自合乎中矣。非有偏倚之患也。豈必二者相濟而後得中乎。此蒙引之所以必從程傳也。

洪氏發明曰：尚中行者尚二之中行也。包荒四句俱無人與事。○演包荒者待人恕處事寬也。○馮河者罪必討弊必革也。○不遐遺者舉必及側陋圖必及隱微也。○朋亡者近幸必勿昵使私必勿徇也。

訂疑上三句無人與事則可。朋亡如何無人與事說。講書當隨本文意義不可強作一例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梁山來氏曰：孔子小象多是如此。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說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心胸闊底如何做得。

補曰：存諸心則為光大。發諸事則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傳三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

而必否。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戒之曰：无常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心、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

本義將過于中云：至末。○雲峯胡氏曰：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常享矣。

古為徐氏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

一諉之天運。以為無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矣。  
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梁山來氏曰。无平不  
陂。以上卦地形險夷之理。言无往不復。以下卦天氣往來之理。  
言艱者。焦心勞思。不敢慢易之意。貞者。謹守法度。不敢邪僻。  
般樂之意。勿恤其孚者。不憂此理之可信也。

訂疑平陂往復分就天地說。大象小象彖傳諸天地字。皆從卦  
象生來。

蒙引平陂往復。只泛言泰極否來之意。自見于言外耳。  
飛航講意以平陂之勢言。平則必陂。未有能強之使留者。以往



復之氣言往則必復未有能却之不至者此理勢之必然而可  
憂也。蓋治亂之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至于亂者人也。必也  
其艱乎。思患豫防。夙夜勿敢康也。必也其貞乎。持盈守滿。幾微  
无敢忽也。若然則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保邦于未危而危不  
作。何咎之有。平陂往復之乎。可勿用恤。而靈長泰寧之福。抑可  
以長享。詎非保泰至計哉。訂疑解貞字與艱字无别不如來氏  
切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

理也。○演本小往大來形无往不復好。

梁山來氏曰。外卦地。內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之際也。訂疑此說極切當從。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訂疑古本无平不陂。乃舉上句以包下句也。象傳此例甚多。本義從古易為是。今本作无往不復。是舉下句以包上句。易象傳中最少。宋衷並舉二句。與象傳天地字義雖全。然象傳釋爻辭。

並舉二句者亦鮮矣。

六四○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云○至末○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蒙引○依富家大吉○則陰主富○此又云不富何也○曰陰主利○以陰

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訂疑○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蒙引非之○愚謂以象傳觀之○

則或說為是○又按翩○為句○不富屬下句○象傳斷句取義爾○

象曰○翩○不富皆失實也○

程傳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在上。是失實也。

訂疑爻辭本義云。三陰翩然而下。復云。又曰。陰虛陽竇。允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此義甚明。正不知象傳本義。何為忽從程傳。必其未定之說。誤入本義也。蓋陰陽消長之際。以在內為得時。以在外為失勢。故卦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今又以為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是又一說。與卦辭背。愚謂皆字解。翩字失寔。解不富字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主也。後又有帝乙。多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孰是以  
父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  
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訂疑周姬  
姓故女稱王姬商子姓不稱王姬也又釐降二女于媯納使執  
婦道以事其夫帝乙然不可云帝乙始制此禮也本義云帝  
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云：理或然也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  
順從之訂疑本義因之如帝乙之歸妹然則以之受祉且元吉  
也

臨川吳氏曰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託為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為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

訂疑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以帝乙為紂之父左氏近古必可從也

據時代先後為斷高論之法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有中德故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

欲能從之乎。○進齋徐氏曰：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洪氏發明：非有中德，未免為諛和所間。○鮮有能行其願者，故又慶得人而象本一中，見非賢无以保泰，非中无以下賢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子夏傳：隍，城下池也。城之為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今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為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訂疑：此殊无謂，可見非子夏之傳，後人所託也。

程傳：（依復字）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

于否如城土傾圮復反于隍也。君之所以能用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訂疑勿用師，作寔事說。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云。訂疑通作象說。  
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不知此爻之義也。訂疑亦全以寔事言。  
趙氏曰：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也

訂疑上六爻辭即作實事言亦可自古危亂之積大率乘于泰

寧之後上下荒佚紀綱弛人心懈其城郭宮宇社稷宗廟道路

橋梁莊垣廬舍莫不頽圯摧壞而後危亡隨之此觀風者入境

而知治亂也象傳亦即作實事說

杜光本曰本爻復字與三爻无往不復底復字相應九三是泰

將極言復之理上六是泰已極言復之事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訂疑以命為政令之命是

也。

梁山來氏曰。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字謂政令也。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亦人事之所致。惟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其咎于人事。其戒深矣。

☰☷ 坤上下  
☰☰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傳。匪人。謂非人道也。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本義。否。閉塞也。云。上。訂疑。因程傳。

呂伯恭曰。否。天地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

訂疑否時之匪人。害君子之正道。泰六四本義。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是也。與比之匪人。皆匪類之人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訂疑泰言健順。否言柔剛。健順皆美德也。故內健外順。泰之道。內柔外剛。乃色厲而內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故內柔外剛。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疏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避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俸位

程傳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榮顯之位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云云○施達泉曰君子當否之時豈

肯為祿位所羈絆○本義達泉深有感于帝祖思一疏人但恐其收斂不密人得而物色之○疏人小人反借

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子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

明○哲○保○身○之○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

本義三陰在下云○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道長之卦不利君子貞之時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易于從善○聖人于此即以正勉之○盖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屬君子○而初六以貞訓小人○所以為小人

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

洪氏發明天下有小人之尤者不可化誨。天上有君子之純者不待勸勉。初惡未形。周公猶望其為君子。故于陰並進。獨勉初以貞。貞者不植黨。害正也。不唯善類獲全。生靈受福而已。亦得所覆庇。豈不吉亨。

訂疑貞者只是不植黨。不害善。不市權。不引君子于非。便是有以薦賢為貞者。竊恐賢者耻之。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蒙引玩志在君之辭。知自古小人敗人國家者。都是志不在君。

只知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所患得失。只在其身。无豫其君也。

訂疑泰初九志在外者。以三陽在內為得勢。故以外卦為天下蒼生而不為區。事君容悅之辭。否初六志在君者。以三陰在下而奉上。故以志在君為貞而不責以天下。一家饑溺由己之事。蓋小人何知有天下。但得其愛君一念足矣。所謂有事君人者。婦寺之忠也。不可說得太好了。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云云。潛室陳氏曰。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

其否云：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紫引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亨。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小人之黨。如嚴尤荀彧之徒。道安得亨。此亦如遯亨本義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又曰。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又曰。蔡邕之于董卓。張浚初年之于汪黃。亦為其所包承也。

訂疑小人之善柔者。雖內與大人相忤。外常作好面目相待。口



蚤懷劍之人最不可測。大人奉身卑退以常情言之見為身否。其實則道亨而身名俱全亦身之亨也。不然李斯父子求牽黃犬出上蔡門陸士衡思聽華亭鶴唳豈可得乎。然在大人則見幾明決萬不至此。

杜光本曰易中二爻惟乾與否稱大人則否二爻之大人雖對小人而言然不曰君子而曰大人明是上聖大賢非泛稱君子有淺深懸絕之可比也。當否之時豈有受小人之包承不身否而道亨者。周公言大人否亨乃奉其已然以勉占者非恐其不然以勉大人也。嚴尤蔡邕荀彧之流不惟不可以稱大人并不

可以稱君子有學無識何道可亨只一于受小人之包承不能安守其否而已虛齋諸家引以為喻過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本義言不亂于小人之群訂疑與程傳同

六三包羞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云云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耻訂疑小註與本義稍異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云云。○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元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

蒙引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又曰。不極其剛。此義少有能識之者。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顛覆之法。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訂疑五王亦然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訂疑本義從之

胡雲峯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五

正誼堂

叅義无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訂疑志驕于業。泰體逸于時。安病加于小愈。官怠于宦成。休否。暫息其亂。未盡傾也。時加警懼。若禍亂之无日。則萬世不援之業。即其亡之一念基之。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姚儼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

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

訂疑。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本義曰。鼎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愚謂傾否即出否之義也。從前穢惡之積。至此盡傾出之。无遺矣。

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訂疑。休否亦然。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程傳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  
天同也故為同人訂疑此只宜于大象言之以二體言之五居  
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  
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于野謂不以  
脛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  
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  
故利涉大川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  
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  
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

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  
貞正。

本義以離遇乾云：訂疑從程傳。

建安立氏曰：利涉大川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訂  
疑此與本義背。是不得不同者勢也。非同心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也。  
曰：比者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  
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衆陽所同。而離陰  
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



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蒙引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處之位言如在一家則大同于一家在一鄉則大同于一鄉國與天下皆然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怕愛之敬人者人怕敬之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舉不遂何往不濟故有亨道九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訂疑亨

之言涉川舉一事言蒙引云：是舉業

又曰必合于君子之正乃為于野而得亨而利涉所謂易以道

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

孫質庵曰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故同出于正則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不然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飛航講意同人之道貴公于野公也同人之道貴正利君子貞正也

訂疑或曰公與正何如曰如云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世有公而不正者故誠意者必先致知亦有正而不公者故致知之後必公正不可相无要誠意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訂疑畧例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

陰為之主云○詳比上下應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離在二不唯得八卦之正位而又得其中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羨文○訂疑郭京刪之○本義與程傳同○其以為申以同人曰又或以為故口辭不作衍文者妄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蒙引  
獨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可疑亦以利涉為濟  
變言

梁山來氏曰乾行指利涉一句○

訂疑乾行多有言兼釋于野亨者○又程傳以行作去聲蒙引亦  
同○愚謂行字當作平聲釋利涉也○不從善體本義以行作去聲○獨利涉行  
○為無釋于野亨者○後例精確  
○可見矣其帶同人于野亨者猶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雖  
帶恒亨无咎而意釋利貞也大畜利涉大川象傳曰應乎天也  
亦乾行之意蓋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尤利涉

川需亦取此義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朱子曰此說甚善

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自有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通天下之志之說

也。

訂疑人皆謂中正屬己、應屬人、非也。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

中正、各以中正相應、何分人己乎。

杜光本曰：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而六十四卦无言應乎坤。无

言坤行者：乾主感坤主應。大川之屬非以健而行罕濟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註：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疏：辯物謂分別事物，各同其黨，使自

相同，不間雜也。訂疑註窄疏寬。

程傳各以其類族，辯物之同異。訂疑類字不着力，着力在辯字。

以字爲類族二字

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

合事理之異同君子能明辯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如疏又似辨物居方

本義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訂疑如疏。朱子曰類族

是就人說如分姓氏。訂疑通辨物是就物說如牛是一類馬是

一類。俚又曰言類其族辨其物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

底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訂疑朱子之說无甚理會馮去非吳臨川又以類族法天覆辨物法離照殊拘殊鑿近時又皆就辨名分上說則全似履大象

矣。

卦名同人。以人類言為是。而人類中有善惡是非。則程傳君子  
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二語可總括之。而物情之離合。事理  
之異同。不出上二句也。蓋人之賢不肖。其大分也。君子則隨其  
族而類之。賢與賢為一類。不肖與不肖為一類。此類族也。然就  
其中細分之。其為物又各不同。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皆聖  
符如此。精。至。聖。人之族也。而清任和時又異矣。此辨物也。又以善惡是非之大  
分言之。如舜之問察。適言其善不善分作兩途。所謂類族也。而  
就其善之中。又細分之。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舜則執兩端而用。



其中所謂辯物也。若此者其心大如天明如火故能審其異而致其同也。類族辯物皆以審異而所以審其異者正欲致其同也。此如博學詳說皆以審其異至于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致同矣。若只管說同而不審其異是君子乃一无星之稱无寸之尺是老莊之所謂玄同爾。豈聖人中正之道哉。或曰既審異矣同者同之可也異者可強同乎。曰此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愛者同也知者異也知不妨愛且以成其愛但要君子之心有權衡耳。鄭孩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于小人之黨故必類而辯之可謂片言居要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註居同人之始。訂疑當作初。為同人之首。當作始。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為咎。程傳本義從之。

雲峯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无咎。訂疑曰。門曰宗。曰莽。曰墉。曰郊。皆自爻位之遠近取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吝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

矣。

訂疑爻曰于門亦曰門以外皆所同之人也。將○爻○辭○例○之○加○一○  
○出○字○使○視○爻○辭○者○更○明○白○  
意故以出字明之恐其近睡于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疏係應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私闕是鄙吝之道故象曰吝道也。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訂疑程傳本義皆從疏。

鄭孩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為吝何也。此解方與象傳合吾以為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繫焉。訂疑離。鹿也。一陰鹿乎。二陽之間。未能即同于五。此所以吝也。此說本之蘇子瞻曰。允言宗者。其同體也。

訂疑宗。宗族也。離三爻同體者也。猶宗人之同姓也。二五正應。乃近同于上下兩陽。不能舍宗人而上同于五。以從正應。與隨六二同。若睽之六五。則能舍厥宗而下從九二。如噬膚之易矣。○書曰。敦敘九族。九族克睦。而周道親。尤篤于宗族。同人于

宗乃吝者何也親者情相洽也莫過家人尊賢者義相合也  
莫如同人在家人則取其交愛之意在同則取其尚友之規  
使仲弓子賤終身習其父兄宗族何以為賢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程傳卦唯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  
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理不直義不勝  
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  
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

小人之情狀

本義剛而不中云云。或問伏莽升高陵如何。朱子曰。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莽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

訂疑程傳謂伏莽為不顯發。升高陵為畏懼。而本義與小註。則總以此二句為懼九五之見攻。而為此以敵之。蓋伏莽升高。皆行兵之事。未見伏莽是不敢顯發而升高為畏懼也。伏莽者奇兵也。升高陵者哨望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傳所敵者剛，故畏憚伏藏也。

訂疑程傳以敵字作敵人之敵，謂敵剛句，專釋伏莽也。愚謂此通釋二句也。不言升高陵者，省文也。小象傳例多如此。

杜光本曰：伏戎于莽，象傳已明言是敵剛，而程傳謂不敢顯發，則與象傳不合。故云所敵者剛，以敵指人也。然終說不去矣。

平庵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

梁山來氏曰：以理言，二非正應，理不直，以勢言，五居尊位，勢不敵，理與勢俱屈，安能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註○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亦○與○五○為○仇○者○也○訂○疑○不○如○註○四○在○五○下○不○切○乘○墉○三○以○

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

本○義○剛○不○中○正○云○訂○疑○自○反○而○不○克○攻○從○程○傳○勝○註○說○

雲○峯○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

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屈○于○義○而○不○敢○攻○

也○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于○周○公○爰○

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象○傳○



義弗克之旨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云云○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于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于理也則者理之不可喻者也

恭義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干訟于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尤鮮○蓋有討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和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五剛中正云

訂疑程傳本義及繫辭傳並不言君臣今學者作君臣言非也君臣相應縱有諛間君心一轉移間即去之矣何用大師而後

相遇乎况又辭明曰同人何必強作君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憤切而然也

訂疑專釋先號咷中以心言

本義直謂理直

蒙引先字無後笑訂疑按象傳多有此例而此却不然以中直

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

得而間之

訂疑據坤文言直其正也則直即正也不言正而言直者以叶

下○文○克○字○韻○也○困○九○五○同○蒙○引○以○直○字○燕○中○正○而○以○中○字○燕○正○  
字○非○也○梁○山○來○氏○曰○中○直○即○中○正○極○是○杜○光○本○曰○按○訂○疑○云○中○  
以○心○言○本○義○云○直○謂○理○直○則○中○直○者○是○心○誠○理○正○也○

按○克○字○本○訓○能○字○弗○克○攻○克○相○遇○同○今○程○傳○本○義○皆○訓○勝○從○象○  
傳○也○象○傳○看○克○字○最○有○力○乃○孔○子○之○意○耳○

又○按○同○人○于○門○同○人○于○宗○同○人○先○覲○咷○而○後○笑○同○人○于○郊○皆○言○  
同○人○之○事○也○三○之○伏○莽○乘○陵○四○之○乘○墉○弗○克○五○之○大○師○相○遇○自○  
是○用○兵○之○事○猶○蒙○之○言○納○婦○取○女○也○

又○按○卦○唯○一○陰○衆○陽○所○爭○又○二○當○下○卦○之○中○是○强○大○必○爭○之○地○

此如陳鄭在晉楚之間。蔡居吳楚之間。兩大相攻。皆因爭此三國而起。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註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云云。○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又曰。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蒙引。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

訂疑无可同。編心在我物莫與同。絕我在人无可同為是。

按諸家解郊字註傳是一說。本義是一說。愚謂皆有病。說文邑

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

如註傳之說。以郊為外之極。則郊之外更有牧野林坳不更遠。

乎。本義謂郊在野之內。云云。于說文為有據。但云荒僻無與同。

小註又云荒寂無人之所。殊為未確。蓋郊猶在野之內。何遂荒

寂無人乎。需于郊。本義云郊曠遠之地。是郊與野無甚別也。但

命辭之意。各有主爾。假令繫辭者易郊于卦。易野于爻。焉知解

者不云郊勝于野乎。愚謂卦言于野。因為曠遠而无私矣。若上

九于郊則自對初九于門而言耳于門則門以外皆可同之人  
至于郊則始也我无可同而舉世皆所不屑與終也物莫與同  
皆以我為方外之流雖有同人亦幾何哉无悔者无世事之累  
也于宗者不能忘情于郊者不及于情得情之中正者非類  
族辨物之君子其誰又于宗者不論其可否而必欲同之者  
也于郊者不論其可否而必不同之者也皆非君子中正之道  
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蒙引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為善又幾於于野矣

訂疑雖曰无悔○然曰志未得○可見沮溺之徒○終非君子之道于○  
心終有未安○

三三 乾下

大有元亨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云下

訂疑本義從程傳○其云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則本象○  
傳之意爾○梁山來氏亦云○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訂疑同人柔在下者止曰得中○大有柔在上者而曰大中○大字○



肩  
○言○矣  
從位上來五得尊位故曰大中猶觀卦九五在上曰大觀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蒙引此卦德與其德二字不同其德兼卦德卦體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訂疑如此則諸卦九以卦德卦體卦象卦變言者皆一言以蔽之曰其德足矣本義何贊予虛齋此說大不可從矣

又曰應天時行與君子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蓋天敘有典而我博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

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

又曰象傳只曰應天時行而本義添居尊除時行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時行即應天也。

訂疑中孚亦言應天不必居尊也。避益亦言時行不必應天也。

又諸家有以時剛而剛時明而明解應天者似是而實非也。无

論剛明為並用之德不分兩時且彖傳釋經卦德卦體等俱各

說一件无上下串插之例故講卦德處不可混入于卦體講卦

體處不可混入于卦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云云。誠齋揚氏曰。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辯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過而揚。

蒙引其于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訂疑時作止惡。未形。非其于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

又曰。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理。順天休命。是其所以當然之故也。

天命有善而无恶。此以天地之性言。

訂疑命討章用正意也。反之于身餘意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则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云。訂疑與程傳意同。

蒙引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未涉于害。何咎之有。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及有咎矣。故艱則无咎。

訂疑此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用得然。自天子言則守成之道也。堯禪舜。舜禪禹。皆戒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言。湯初放桀。

仲虺誥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慎厥終○惟其始○湯誥諸侯○允我造邦○无從匪彝○无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伊尹訓太甲以三風十愆○又訓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无輕民事○惟難无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又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說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召公之訓旅獒○周公進无逸○陳幽風遺鷓鴣○成王之顧命○享○致戒○嗣王者○无非艱之一字○蓋人君富有四海○莫不成于憂勤○而敗于逸樂○漢唐宋之人○君可以鑒矣○公于初九○以艱之一字○丁寧之○蓋乘其清明之氣○而動以知難之心也○

易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雲峯胡氏曰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訂疑不獨大有六十四卦皆然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飢餓如臨父母又曰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脩也。益德之然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九卦唯困為處憂患之卦耳。其餘皆安常處順也。夫子以為皆處憂患之道。又乾坤之至健至順。恒易恒簡矣。而亦以為知險知阻。以此推之。何卦而非艱則无咎哉。

君子所必有終身之憂

洪氏大法曰。說一初字。便有防微杜漸意。唯初未涉于害。久之有不期驕而驕。不期奢而奢者。非持盈戒滿可乎。

訂疑象傳。只取在初之義。居下无應。皆不取。蓋初與上多論事之始終。如師如此。如履如同人之類是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當大有之時。皆有富不期侈而侈之意。唯其在初。則驕奢淫逸之

心猶未萌。紛華靡麗之習。猶未深。故聖人豫為之戒。以示守富之道。如取居下則二。以上說不去矣。如取无應則二。與五說不去矣。且只說得在下位而始有之人。而為君者。與素富貴者。說不盡矣。故象傳只在大有初九四字上生義。可謂潔淨精微矣。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蒙引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者矣。所謂野渡无人舟自橫也。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兼剛中得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壞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吳臨川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于中而車行不敗。

象引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義自見于言外如舍逆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

或疑積中是中德否。洪氏大法曰此不可作中德說。中德在此前一步。

訂疑本義剛中剛字最重士不弘毅不可任重致遠剛之謂也。今以積中解作中德中德如何貼積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京房傳亨獻也。

訂疑本義從之。註作亨通之亨。程傳從之。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云云。○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享亨烹並通。

用如公用享于天子解作享字便不是。又曰享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審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在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

雙湖胡氏曰。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

訂疑左傳雖作享。然是宴享之享。本義引之。特以明亨之作享耳。至解享字則自從朝獻之義。乃書曰享多儀之享也。

雲峯胡氏曰。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脩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訂疑此爻固有剛正之德。亦由其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也。有其德。无其位。亦用不得此爻也。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不如云。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位。則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下當加一句云。而又无公侯之位。方好。若程傳本義。與雲峯胡氏云云。則是无德之公侯。遂可廢朝獻之禮矣。

蒙引亨于天子。周禮所謂時見曰會也。時见无常期者也。有禮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之小人。

宜不得而拒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訂疑常朝有期。自不用筮。紫引以為時見。是矣。其以小人為公侯中之小人。則非。小人者。无德无位之稱也。公侯即无剛正之德。亦不得名為小人。即如晉文公請而不正。三王之罪人也。豈得遂名為小人乎。

又時說俱謂用亨。為大臣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故曰弗克。近皆從之。乃離經畔道之說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處之之道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貌雅大明云駟騶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本義六五柔中之君云云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盖有明辯之智也賢智之人明辯

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本義哲明貌○雲峯胡氏曰明辯哲皆以離言

蒙引言其明辯之哲然也○所明辯者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也

訂疑哲從折從日○詩陳風明星哲○柔辨不知音辨及此否本音昔○叶音制○字彙謂與從白之哲同非也○從白者亦音昔乃白色也○非明貌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上上下下孚信相交

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乎信。接于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云云。訂疑與程傳同。

○彥陵氏曰。本義大有之

世四字不虛。見得人主勢處其盛。最易負勢而不與下交。然必實。虛已下賢。方能激發天下之心。而使之交于我。又曰。交孚。固于上下相孚。處見之。然玩象傳信以發志也。只重五之推誠。下交說。

訂疑爻辭象傳。只就上下應之取。无應二意。



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訂疑此不言六二之應。亦不取爻之扣。但虛說道理。然又不  
如本義之切實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大有之主。中虛有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保其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

禍亂皆起于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終上下慢易則无畏備也。

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急講者也。

訂疑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恭行儉嘿專務德化然罪所當加

法未嘗不行足以當此爻矣。

杜光本曰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上下者六五

之上下也六五爻象程傳以上作六五與彖傳殊本義以上下

作六五之上下與彖傳合或疑五乃人君焉得有所謂上不知

上者五之臣下者五之民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傳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訂疑獨思順之義未言何也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云云訂疑本繫辭傳

蒙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尚賢以用人言自天祐之云云憑空說出此兩句若无繫辭之言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

訂疑履信易解思順尚賢難解然皆從下應六五見出卦准一

程傳道却思順而近說又單指尚賢不知皆從

陰下應六五見此故也上下應之上亦應五陰順也。在內而順上應五又一體故曰思順五賢在下而上降心以相從是高賢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訂疑謙按歸藏作兼。子夏作慊。說苑作君子有終吉。徐鍇云謙猶慊。漢藝文志引易之謙。即謙。也。可見謙兼慊歎慊。古皆通用。而大學之謙慊聲義本通。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也。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訂疑較疏深一層。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此疏說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此系傳之說、本義從之。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又是疏說。○杜光本下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也、非謙之難、而有終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訂疑此疏說。

參義云、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無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孫、非矯為之也、苟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抑損之意、則味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于色、訂疑申程傳、  
彥陵張氏曰、即有蓋世功勳、反之本體、不曾增加分毫、只因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覺炫耀出來、訂疑亦程傳意。

葉爾瞻曰、君子非為保所有、着意卑屈、其一念太虛、不見所有、自然著謙、孫氣象、皆從涵養純粹得來、訂疑亦程傳意、  
訂疑人學問涵養不同、其謙自有淺深、如孔子、顏子、孟子、氣象

自別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云：

訂疑謙之意是以他卦彖傳例補之謙之象是以象傳補之  
蒙引有而不居是有德有功而不以自居此乃是謙若无而不  
居乃是本分不謂謙也○止乎內其心收斂不矜肆也○順乎外  
卑以下人不驕亢也○亨是目下好有終是末稍愈好先屈者有  
而不居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好也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只是傲千罪百惡只從傲上來象之不仁  
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便是對症之

藥完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訂疑  
此段令人深省。不止說經。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本義言謙之必亨。

訂疑此如諸卦彖傳。極言以贊其大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本義人能謙云。○重溪王氏曰。位雖居下而德高。莫有過之者。



演好惡以情言不必說到予奪進退只人心是非之公驕盈底人常犯公惡謙虛底人人多愛之

杜光本曰謙卦辭彖傳孔疏程傳本義其說不同當以本義為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云：

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治一世使謙之象也彖與六爻全無此意

訂疑本義亦謙之意也。句難曉。竊意謙者爭之反也。物不得其  
平則必爭。地中有山平之象也。君子治天下欲使之謙讓而不  
爭。唯使之各得其平而已。故衰多益寡則多寡得其平。平則不  
爭。不爭則生謙矣。所謂衰多益寡又非于莫之執中許行之同  
價也。蓋稱物平施有權衡焉。若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是也。且  
如建侯其功德大者封以百里。次者封以七十里。又其次者封  
以五十里。其至小者封不能五十里。而附庸焉。悉得其平安。有  
諸將爭功。拔劍擊柱之事哉。如分田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  
盡其井疆均齊方正。无長短不齊之弊。安有強弱兼併之爭哉。

如親：自三年而朞而大功而小功而總而袒免隆殺以辨也。如尊賢大賢師之其次友之又次則使之等差以定也。无往而不得其平又安往而有所爭哉。凡如此者皆君子治天下使謙之道也。○本義哀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所以二字意似員而實贊。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訂疑諸本多无吉字。愚謂既言用涉便是吉矣。无吉字是程傳以柔處謙又居卦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眾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

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  
訂疑本義從之。涉川作象

本義以柔處下云。  
訂疑涉川亦作象亦作實事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乎遲重。不貴乎急速。用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  
訂疑不作象說

訂疑諺云。臨河莫競渡。此初之所利涉也。又按君子二字系

與九三屬下有終為句。是指占者言。初六只言君子而无下文。則以君子連謙。為句。只是爻辭不為占用。涉大川然後是占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訂疑傳殊勝註。而本義不從傳者。因象傳云中心得也。不知象

傳○中○心○得○也○對○上○六○志○未○得○也○而○言○耳○若○以○九○三○勞○謙○六○四○為○  
謙○例○言○之○則○從○傳○為○是○盖○劳○與○撓○皆○在○乎○已○聲○聞○則○存○乎○人○矣○  
且○以○鳴○豫○例○之○鳴○謙○鳴○字○亦○斷○從○傳○為○是○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云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于中而著于外矣。  
是為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訂疑此程傳意。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得也。非勉  
為之也。

訂疑程傳似中心達于面目之意時皆從之非也中心得只對  
上六志未得而言耳

蒙引一說謂志行乎名譽著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為中心得  
訂疑此與上六志未得也相照看出又與爻辭吉字相切確當  
可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  
君所任下為民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  
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

牧養。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長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訂疑與卦辭程傳同。

本義卦唯一陽云。訂疑與卦辭本義同。

蒙引九三剛正。所以能做功業。以一陽居下之上。上下所歸。是當事任。所以得做功業。德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則亦无以自見于功業。故本義兼位任言。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言也萬民以五陰言

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曰澤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訂疑引舜之言是君服非萬民服只借其意耳

演謙本人道所好况勞而能謙舉賢懲責賤誰不服其為長者訂疑又辭勞謙為句與鳴謙為謙為例君子有終為句與卦辭

同例。象傳乃借君子二字。足成四字句法。以初六爻辭為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孫以謙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不利于撝謙也。訂疑大意亦如註說，但以无不利屬撝謙為句，則不同也。

本義柔而得正云：

訂疑註傳亦好而本義不從者蓋六四雖近君而本質柔正又居其下原无僭偏之嫌故不取奉上之說繇其位在九三之上故獨取下之義也

蒙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樂說遊本為謙則專以居九三功臣之上言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在四自當如此演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

訂疑若晉文勢當作為護无不利始合諸爻之例。

象曰无不利為護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註居于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疏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于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居謙履順必不濫伐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杜光本曰无不利必如本義推開不沾侵伐。○終是。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云云

本義以柔居尊云云○雲峯胡氏曰○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

訂疑泰六四爻本義云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曰○凡曰皆正指謙六五也○此爻辭與泰四爻同○又皆陰爻○不宜獨以不富為能謙○當以泰四爻例云○五在上而能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而利以侵伐也○又按師彖傳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小畜九五本義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則此爻利用侵伐○正蒙不富以其鄰而言也○蒙引云○不富

二字不可就以當謙。梁山來氏曰：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有不富以其鄰而利用侵伐之象是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中溪張氏曰：六五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毋乃內謙而外好勝乎？

豈知惟辟作福，作威其梗，化不服者如之何？勿征，倘專用柔

謙則流于姑息，失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益也。

漢上朱氏曰：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

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陸北沙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

資固不服則侵之○以謙順而侵伐○所侵伐皆驕逆也○  
訂疑潛師掠境亦曰侵與謙六五不合故象傳言征不服也以○  
明之而郭京以侵伐作征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云○或問謙之五上專言征伐何意朱子曰○  
坤為地為衆九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訂疑如此則九有坤者皆當如此而有不然者或是聖人見有  
占侵伐行師者占得此爻而吉故繫辭時即取其事而繫之云  
云爾如涉川祭祀婚媾亨剋之類皆然可以例推○或曰本義

云質柔无位五亦柔也何獨上六言質柔若云无位則邑國非  
士庶人之有而行師亦非无位者之事也曰五雖柔而猶居剛  
上則純柔矣上之云无位視五而言也五居上卦之中為有勢  
位易之例初上為无位○又易言行師侵伐者多坤離之卦也  
離為甲冑干戈坤為衆故也而上六之言行師者四泰之上六  
復之上六皆不利而師之上六大吉謙之上六猶可以征邑國  
上九之言征伐者二離之上九則吉晉之上九則吝則質柔无  
位之說亦未足據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云：

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于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无位故也。

訂疑嘗由質柔无位之說質柔之義勝于无位上六原其德然爭者不聞全性故多以二者平重通考之易上九三十二除乾訟小畜

噬嗑无妄明夷益姤旅巽中孚既濟十二爻為不吉其餘蒙同人觀剝晉賁未濟七爻為半吉而履否大有蠱責大畜頤維遯家人損鼎漸艮渙十五爻皆純吉也上六三十二除師臨解井四爻為純吉需謙萃革震五爻為半吉其餘二十三爻皆大凶

也。上九言行師者二。皆離體之爻。離大吉而晉半吉。上六言行師者四。皆坤體之爻。除師為大吉。謙半吉。復泰皆凶也。則質柔之義勝于无位也。

三三  
震上

### 豫利建侯行師

程傳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

伊○川○河○克○朱○此

訂疑動而和順。是復非豫也。彖傳之例。九以卦德為言者。皆由內而外也。

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云々。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

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萬國二字不切○順以動○胡氏曰○順理○說統曰○順人心○愚謂順理為長○蓋順理則人心自順矣○

章氏曰○順以動○順在動之先也○說統建侯○取震長子行師○取坤衆○

演既樂以天下得天下心矣○建侯而萬民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總是平日得了人和○故這二大事且利○况其他乎○以順動○

為致豫之由以豫為建侯行師之由○就君道言○

訂疑彖傳雖取剛應志行之義然四非君位于人心和樂以應

其上之意難說蓋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此人臣得志

于時者之所為孟子曰○証○任○天○然○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

何為不豫哉正此意也彖傳因九四有由豫之辭遂借此又以

為豫之一義耳其實名豫繫辭之意取順動之義為多故下文

只就順動上贊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順理而動○說統順字實動字虛

易中一句各為

訂疑彖傳釋卦辭並無大臣之意剛應而志行指九四作大臣言順以動泛言乃于卦體卦德取此二義以釋卦名耳下節釋卦辭則作君道言矣

順以動先儒皆作順理而動串講愚謂順是當理動是有為以與而通順動平講方是二體之德而與諸卦之例合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疏聖人和順而動奇疑和字似貼豫字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

如聖人而為之也為之二字久矣難者既從易者可知從者容

如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

如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

順動則衆從之。

訂疑天地如之。如孟子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紫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况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天地如之。如商高宗因雉雒而脩德。則天佑之。而商道復興。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榮惑為之退舍。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

訂疑應字與從字異。應在別事。從即在本事上。

梁山來氏曰。言天地亦不過如我之順動也。訂疑如猶同也。

訂疑天地如之、疏與蒙引是一說。來氏是一說。疏蒙引為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畧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

訂疑此以日月四時平對、為順動之效。刑罰清為聖人順動之實、而民服為刑罰清之效。不知天地聖人原无不順而動之理。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固均為天地順動之效、而刑罰清民服亦

均為聖人順動之效也。

程傳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訂疑此言聖人以順動事皆可法足為民表則民興于善不煩多刑而民已服刑罰清而民服通為一意與日月四時平舉者不同而刑罰清簡之說亦不如疏說也。

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訂疑此反言以申程傳之意。

訂疑聖人以順動所謂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也刑罰清言



周易訂疑

卷三 節卦

九三

正誼堂

刑清民服俱作聖人順動之效而二者又各推廣言之

其中也民服與刑罰清對舉之均為聖人順動之效民服又該

得多不止服刑罰之中也九敬服用情易使不怨得眾人任不

侮人愛人敬人治之類皆是也刑罰清偶指一事而言其實官

得其理政得其平民得其察賞當其功爵當其德禮得其敘樂

得其和之類可以例推也又按天地之順動即于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上見之而聖人之順動自有許多本身微民底事而

刑清民服却在聖人順動之後與天地句作一式說不得如觀

卦彖傳四時不忒即天之所以為觀也即天之神道也而聖人

以神道設教自是聖人之所以為觀而天下之服又自在後不

可○比○而○同○之○也○。○摠○之○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便○有○許○多○作○為○合○  
下○原○自○不○同○學○者○只○見○前○聖○說○聖○人○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德○與○  
天○地○同○流○便○要○事○：○着○他○一○樣○如○何○說○得○

又○按○天○地○如○之○以○釋○建○侯○行○師○之○利○也○。○天○地○以○順○動○云○：○又○是○  
極○言○以○贊○豫○道○之○大○也○。○東○坡○乃○以○為○申○言○天○地○如○之○：○意○誤○矣○。  
蒙○引○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爾○有○時○則○有○  
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  
用○未○嘗○无○義○也○。

訂○疑○此○說○極○正○大○斬○截○所○以○正○疏○說○紛○：○分○別○之○誤○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訂疑此義自正大明白。杜光本曰若泥本文為以配祖考則是反以上帝配祖考矣。故必如朱子之體孔說曰以配。即配以倒字成文耳。經委○配。漢書作亨亦通。

朱子曰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訂疑平對說。

蒙引薦上帝配祖考平說以配之以當作而字看古字以而字多通用。訂疑平對說。又曰配祖考猶樂以備食之義。以配訓備。

此不可從

梁山來氏曰、作樂乃朝廷邦國之常、然各有所主、其樂不同、惟郊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訂疑以郊廟對言、亦乎說。

洪氏發明曰、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作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由是用以治心、使躁心日息、而愆心日泯、這便是崇德、若說樂以彰德、恐于崇字說不去。

訂疑崇德薦上帝配祖考三者皆作樂之用也、崇德與論語繫是作樂非樂之用薦上帝配祖考是樂之用蓋拘守舊說辭傳所言崇德同皆言崇己之德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不虐、簡而不傲、子曰成于樂、註引樂記可以

盪滌和穢消融渣滓樂之可以崇德明矣  
有虞氏祀上帝與祀祖考是兩事不以祖考配上帝也故虞書  
類于上帝不及祖考祖考來格不及上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武王周公制禮始則此云薦上  
帝以配祖考正指此事祭法虞郊饗夏郊縣殷郊寘事多難決  
且不見于諸經証以中庸達孝章其屬漢儒附會愈益明白不  
足引以為據也季秋祀上帝配以考在武王時則配以文王  
在成王時則配以武王在康王時則配以成王

初六鳴豫凶

訂疑程傳本義同。○盧中庵曰。鳴豫者。或肆之言談。以為夸大。或形之氣。以為炫耀。皆是。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云。

蒙引本義。溺則反而憂矣。故初有鳴豫之凶。三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于豫之疾。○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不終日。泛說衆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則自奸。聲亂色。不留下聰明淫樂。禮不接于心術。凡世。

間一切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于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  
明審云々○安○靜○者○淡○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者○守○得○堅○固  
有終而不可移奪也

訂疑介于石于如古字通故本義云其介如石也○須○以○辨○學○者本義安靜堅  
確四字本石字生出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訂疑註疏皆以盱為睢盱○睢盱者喜悅之貌

本義盱上視也云々

訂疑與程傳同

問上視于四而下弱于

豫下溺之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以為樂者也。

訂疑本義云：盱，上視也。猶孟子小國師大國也。○盱，豫句，悔自作句。

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柔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避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



不及本義作占方免重復

所由也。大有得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盡聚。簪聚也。取聚髮也。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云：訂疑因程傳。朱子曰。由豫猶由願。

蒙引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明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乃不至有覆餗之虞。自古雖以聖哲之資。而居大臣之任者。亦皆如此。如舜舉八愷。八元。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眾。

賢之益。

泰義自初爻而觀九四。則為權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觀之。則四為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吳氏曰。即彖傳剛應而志行也。

梁山來氏曰。剛應而无他爻。以分其權。故曰志大行。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就惑柔弱之

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本義當豫之時。云上訂疑因程傳。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當豫之時。上下耽于逸樂。以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証也。春秋時不唯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訂疑

此以中未亡就位說與程傳同

雲峯胡氏曰。順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豫最易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宴。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蒙引柔則无堅介之操。居尊則有逸豫之資。必沉溺于豫矣。訂疑當豫之時。時亦得以逸豫。所謂國家崩散。及是時。殷樂怠教也。又以其勢言之。九四卦所由豫。剛而不遜。六五乘其上。猶龍

虎之未易馴擾也。且衆皆附之。我无附而處勢危。特寄居焉耳。是其疾益深。有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猶有君人之道存焉。未有大失人心之事。而僅得保其位。如哀周之君。或下堂而見諸侯。或威令下同。下同當作不行。六國弱則甚矣。然文武之緒猶存。綿延數十世而未絕。此所謂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見他尚能保其餘。繼未至大失。是他中處。須要切得中。无若程傳及馮氏以位號未失為未失中也。位號之未失。先澤之猶存。總由他能得中來。若非得中。並此亦難保。此正怕不死之象也。又如李唐肅代以後諸帝。大槩皆然。○又曰。衆不附而處勢危。雖未

亡而鄰于亡。猶貞痼之疾。雖未死而鄰于死。

訂疑中未亡。程傳及馮氏專指位號言。蒙引又指先王之遺澤。  
言愚謂位號遺澤俱當不得中中還是六五好處謂其中德未  
至盡喪也。若桀紂之盡喪其中德。雖使撫夏殷全盛之業亦須  
失了。

說統五之貞疾。雖本乘剛。然本義必從沈溺于豫說來。見得已。  
唯耽于逸樂。權臣所以因勢以竊其威靈爾。  
訂疑此言人主當自反。不可盡罪臣下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蒙引專指乘剛一節言不兼以柔居尊意象傳之例多如此

宣尼言

易不可為典要而自作象傳其例却不甚差也

如

此

訂疑象傳言乘剛者五除困之六三為坎體餘皆震體也看來震卦一陽始生于下其性動而好上故常有逼上之勢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豫極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

然後无咎

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之極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若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云云訂疑渝无咎但以理言蓋能變則无咎不必取動體也

雲峯胡氏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叅義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棼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蒙引漢武帝晚年乃言朕自即位以來所為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因田千秋言凡方士皆斥遣之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  
已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也胡致堂曰武帝既往  
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  
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秦穆不得專美于前矣  
訂疑胡致堂論武帝善矣其以秦穆為處仁遷善之主則不然  
書雖載秦誓一篇亦取其有悔過之一念爾今考穆公自敗崤  
以後益亟于伐晉以逞其忿數世用兵不息何嘗改過不吝哉  
杜光本曰註以冥豫成為句本義以成字屬有淪為句愚按象  
傳在上二字乃釋成字則註甚直截自然勝本義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當速渝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又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逆  
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九四和豫也訂疑與卦同  
六五弗豫也合而言之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繫辭傳  
重門擊柝又取為豫備之豫

汝吉訂疑未詳姓氏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上人公物之道也无  
不利矣又止一節以所樂上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  
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卷之三終